

走哪一道门

小时候生在优渥的环境,长大后在待遇丰厚的国际大公司工作,现在生活在被人称羡的国度——瑞士。

然而,“生命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死后又到哪去?”这些问题困扰着我。看别人和自己的生活,我就如在看一出出的戏,我会问: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才能、胸怀、机遇,而另一个人没有?然而探索之路并不好走。有人向我传教、有人拉我入道,我都没有选择。不是每个生命都有那个智慧,能够告诉我要的答案,因为世上的生命几乎都是答案的寻找者!

母亲是位了却俗缘的出家人,也曾经是寺院的住持。为寻求真理,她的足迹遍布世界许多国家。一九九八年她来瑞士,事前在电话上说要

带一本书给我看。当我拿到了这本书——《转法轮》时,母亲陪着我读。这是她头一回这么郑重其事地期盼我能够认识到这部法。

由于受一些宗教书籍与名人言集等的影响,我开始的时候带着许多思想观念看《转法轮》,甚至想从宗教里去求证书中所提到的许许多多我不曾听闻过的内容。结果徒然。

后来想:在小圈圈里的人,怎么能够知道圈外、更大圈圈的事情?就象博士生的论文,幼儿园的人怎么看得懂!我告诉自己,应该放下心去读《转法轮》了。

就在我开始转换心态,用恭敬、严肃的心读《转法轮》时,我发现自己的思想不断地被打开,《转法轮》一书字面上浅显易懂,内容涵盖之广已经深深震动着我的心!就象曾经被拔掉的插头,现在从新接上;曾经失



中秋佳节感念师恩

二零一一年中秋之际,中国大陆和国际上的法轮功学员寄来千万份自制的贺卡、贺词,通过明慧网恭祝李洪志师父中秋节快乐,感谢师恩。

掉的记忆在被找回;对于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与目的之迷,也在被破解!

我决定在大法中修炼,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并配合炼五套功法。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接下页)

“天安门自焚”——“补拍”的“教材”

“天安门自焚的王进东身上并没有燃火,为什么身上是黑的?警察为什么让王进东喊完口号后还要换上一口气再盖上灭火毯?两腿间的塑料汽油瓶为什么完好无损?”

这是在重庆的一个洗脑班里,法轮功学员对中共“帮教”人员提的问题。

面对有理有据的提问,一个公安科长怕这些“帮教”给问住了,赶紧抢着回答:“那是搞的教材嘛!”

这位学员接说:“既然是搞的教材,为什么要栽赃到法轮功身上?你不是说你看过两遍《转法轮》吗?那书上哪句话不是在教人做好人?”

“帮教”们无法回答,洗脑班草草收场。而这个公安科长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却把中共的意图抖落了出来。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外来压力,连这些参与迫害的中共人员,也知道栽赃法轮功的那些材料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为什么明明知道是假的,却还要以此来逼迫

法轮功学员转变他们的信仰呢?

其实关于王进东“假烧”的破绽非常明显。这一点,连炮制“自焚案”的参与者、在此案中自始至终参与采访的女记者李玉强,也不得不承认。

李玉强,是中央电视台负责编造诽谤法轮功节目的主要人员之一。二零零二年初,她曾在河北省会“法制教育培训中心”(实为洗脑班),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座谈”。当时有人问“自焚”镜头的种种疑点和漏洞,李玉强不得不承认: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她还狡辩说是为了让人相信是法轮功在自焚,早知道会被识破就不拍了。

法轮功教人向善,禁止自杀和杀生。中共炮制自焚伪案,是为了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加剧迫害制造借口。

中共连这么歹毒没有人性的谎言都能造得出来,还有什么它做不出来的呢?中共何止是造谣于一时、煽

动仇恨于一时,十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始终维系于这类谣言。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早在二零零一年八月就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正式声明:“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栽赃法轮功的。

然而这样一个惊天谎言,竟然被中共编排进了学生课本,作为毒害孩子的教材,真是邪恶至极。希望中国人都能洞悉真相,明辨谎言,并将真相分享给亲朋好友。(文/了然)◇



图:央视自焚画面中,王进东全身烧黑,而两腿中间盛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不燃烧、不变形;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他身后静静地站立,等王进东对着镜头喊完台词,才盖上灭火毯。

中山公园里的奇景



图：一九九九年四月，逾千人在武汉常青花园街头炼功。

一九九五年的一个冬天的夜晚，下了一晚上的大雪，清晨，我们踏着厚厚的积雪来到汉口中山公园炼功。突然，我听见有两个人大喊：“哎呀，法轮功这么整齐，老人、青年、小孩，人人脸上是慈祥的微笑，没有一丝寒冷的样子，静静地打坐这么长时间，真是不可思议，平时公园里五花八门的气功门派，今天没有一个人了，你们法轮功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太美了，能允许我拍照吗？”他们非常高兴地拍下了一组珍贵的镜头，起名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今天我回忆的，就是这道独特风景线里的几个小故事。

一件五千元牛皮

法轮功学员晓惠（化名）一九九六年下岗，在一家服装店打工，一天，一位顾客来买皮衣，挑了半天各种价格的牛皮，最后挑好一件，晓惠收下钱，记上帐，很热情地装好牛皮给了顾客。

晚上盘存，发现差一件价值五千元的牛皮，多出一件五百元的牛皮，这一下晓惠才知道自己错把五千元的牛皮当五百元卖给顾客了！

她心里很难过：本来下岗没工资，才出来打工，这一下又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但不管怎样，损失再大也是自己造成的，就对老板说：“老板，

对不起，这是我造成的，一定照价赔偿，分文不少，只是我现在一下拿不出来，请你宽恕，让我跟你打工抵偿，直到赔清。我是修法轮功的，是不会让别人吃亏的。”

从此，晓惠放下了难过和自我得失的心，每天认真做好该做的工作。几天后，那位买牛皮的顾客竟然将那件价值五千元的牛皮送回来了，说是不太合适，换了一件五百元的牛皮走了。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不要家长送礼的班主任

中学男教师宇辉（化名），也是一位年轻的班主任。每次开学时，就有很多家长送礼，收到的信封和红包有几千或上万元的礼金，有的在礼盒里装上昂贵的纯金戒指或手链，还有

的送的是昂贵的外国名牌手表等等。

一天上完课，宇辉把所有的礼品摆在讲台上，对全班同学诚挚地说：

“我桌上放的这些礼品，都是你们的家长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送给老师，是想叫老师对你们重视一点，负责一点，让你们将来考取重点大学，有好的工作。但是，好成绩和送礼这些不正之风是不相称的，老师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老师希望你们首先学会做一个正直的人，不让家长多操心，真正通过自己的吃苦、努力、认真学习，才能考取好大学。”

“你们等会儿把送的礼拿回去，告诉你们的家长，老师不收任何礼，也会对你们负责、教好你们的，并请转告，老师谢谢你们的家长，请家长放心。以后，也不准送礼。”

宇辉的学生都记住了“真善忍”。让人羡慕的是，他教的班，每年纪律最好、班风最好、成绩最好、考上重点学校的人数最多。

中山公园炼功点的桩桩往事，仿佛就在眼前。大家在名利面前时时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提高心性，道德回升，修炼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反响，来学炼法轮功的人数急剧攀升。（文／湖北武汉 回归）◇

（接前页）自己的身体，在不断地被净化！

由于来到瑞士生活，在文化、饮食、生活等种种差异无法适应的情况下，我的身体健康状况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变成了老少年！我得了甲状腺肿大，眼睛严重地往外突，身体越来越肿，没办法爬坡，楼梯爬不到十阶就喘不过气来。

就在一回炼功打完坐时，眼睛张开，感觉自己的眼压变小了，兴奋地跑到镜子前一照，眼睛真的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医生曾经告诉我：“你的甲状腺肿经过开刀或吃药也许能够暂时治好，但很难说不再复发。尤其那双眼球，突出来是根本回不去原样了。”

不过，在大法里不断地按“真、善、忍”提高道德境界的过程中，我

亲身证实了大法医治了现代医学上认为不可能根治的病。

我的眼睛不但回到原样，我还可以在坡路上轻松地往上跑，就象有人在后面推着一样。得到这样一个健康的身体，甚至比原来还健康的身体，我却没有花一毛钱！

炼法轮功不久，有一天先生突然笑着对我说：“你今天怎么这么忙，上上下下跑来跑去，不休息一下吗？”他这一问，我才突然发现：我的精力怎么变得这么好！更让我惊讶的是，我能比先生更早入睡，而他是上床三分钟内就能熟睡的人！而且我能够一觉到天亮，醒来时，精神饱满。这种变化真的太大了。

我从小就有严重的手汗问题。钢琴老师总是要随时拿块布擦拭留在钢琴上的我的手汗；写作业时，手下

一定要垫块手帕，不然作业本会湿透；立着掌手指朝上，汗水就直往下流！就在炼功后的一天里，坐在巴士上，我习惯性地要擦拭我的手汗，“唉？这么热的天居然没流手汗，也不干，还是滋润的！”后来我真的确定了：我的手汗不流了！

我向从来不是个科学迷；让机器来告诉我什么是对错，这很难说服自己。人类的科学确实限定了人对自己生存环境的认识，我想突破这个认识，有人却说我在搞迷信！其实，实证科学的局限很明显，人不一定得要透过“科学”这只眼睛才能看清这个世界，换只眼睛，也许你将看到截然不同的世界！

走哪一道门？最后我选择了“法轮大法”这一门，因为“答案”就在这一门里！（文／柯秀微）

四川米易县善良农民徐天福遭多年冤狱折磨

(明慧网通讯员四川报道)徐天福,男,六十三岁,四川米易县撒莲乡农民,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徐天福修大法后,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身体得到净化,思想境界得到提高,做事首先考虑别人,利益和好处主动让给他人。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一心想着他人,被邻里称颂的好人却遭到中共邪党的残酷迫害。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徐天福多次被邪党非法关押、抄家,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九年。特别是监狱九年的迫害,造成徐天福浑身伤痕累累,肚子胀的象鼓一样,肝区又胀又痛,吃不下饭,只有一口气把生命维持着。被绑架前徐天福身体健康,体重一百五十多斤,出狱时瘦得骨瘦如柴,连警察都断言:徐天福即使回去也活不了多长时间。

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二日,徐天福

与其他法轮功学员在攀枝花市红格镇散发真相资料时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五日米易县法院对徐天福非法判刑九年。二零零三年三月二日,徐天福被强行劫持到四川德阳监狱。

在德阳监狱,徐天福受到的迫害非常严重,体罚是多种多样的:罚面壁、罚蹲、罚长时间站立、长时间跑步,几天几夜不准睡觉等。动不动就严管、关禁闭。二零零七年四月,由阳七林和项建庸两个犯人二十四小时包夹、监控,徐天福被罚站了七天八夜,脚肿的很大,手也肿了。第八天又被罚蹲,要求腰直颈正,稍不如意,就要遭到包夹犯人的毒打。阳七林发现徐天福蹲军姿的腰不直,就用凉鞋猛打徐天福的头顶,使其失去知觉(一年以后用手去摸头顶仍然是麻木的,记忆力显著减退)。到了晚上十点,蹲了一天的徐天福又被包夹犯人项建

庸、阳七林拖去迫害,用大盆子装满了水,项建庸和阳七林两个刑事犯将徐天福的头按在盆子的水里,徐天福出不了气,呛了几口水,项、阳二犯将徐天福的头提起来让其换一口气,又将徐天福的头按在水里,这样折腾了半个小时,二犯人又把徐天福按在厕所的地板上坐着,二犯不停的往徐天福身上淋冷水,用盆子往头上、脸上用力泼水。徐天福冷的发抖,皮肤发紫,人都快要闭气了。这一次酷刑迫害是新调来的监狱长刘远航搞的所谓的“整顿监管改造”。和刘远航一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还有:监区长张广、管教张宇、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管教钟胜。此次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就是钟胜的主意。在十监区的法轮功学员熊秀友和李正灵也是被恶警钟胜唆使刑事犯使用这种手段迫害致死的。钟胜迫害好人遭致恶报:40岁就被切除胆囊。◇

李文凤被非法判刑四年半 在德阳监狱屡遭暴力洗脑

李文凤,男,今年六十九岁,会理县南阁乡村民,法轮功学员。

只因他说了句“法轮大法好”的真心话,就被国安大队恶警绑架关押、被法院枉判四年半徒刑。更为卑鄙的是为了迫害他,国安大队、法院、检察院,竟然把他当时的年龄六十一岁改为五十八岁。下面是他自述遭受迫害的经历:

二零零二年八月中旬,因为我坚修炼真、善、忍,会理法院非法判我四年半徒刑。公安局非法勒索我家五千元钱,家中被洗劫一空,多次受到骚扰,就连在乡上工作的大儿子也难逃厄运,多次被逼写交待、写认识,险些被逼出人命。

我在会理看守所关押了一年零四个月后,于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被强行送到德阳监狱二监区洗脑班严管队。监狱长马成德和二监区一个姓崔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为了强迫所有的学员“转化”,放弃修炼,他们每天强迫我们看造假诽谤大法的

录像。我被一个长春籍的重刑犯柳春艺监管着,此人性情粗暴,我到的第二天,他就逼我写了“三书”(放弃信仰的悔过书等)。

二零零四年二月六日,我们七个法轮功学员被分到六监区,我们有六个学员都认识到写“三书”是错误的,于是各自写两份“严正声明”交给六监区和监区总部,声明所写所说全部作废,并表示要紧跟师父,坚修大法到底。这一行动引来更加严酷的迫害,我被多次长时间面壁摸墙罚站,在身体和精神的摧残折磨下,我原本修炼好了的胃溃疡和其它病又复发了,使我疼痛难忍,度日如年。

二零零五年九月一日,全国各大监狱执行曾庆红、罗干在长春的讲话,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更为残酷的迫害:凡是不承认“三书”、不承认“转化”的统统送洗脑班严管。据说“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管教可得一千元奖金,包夹人员可以加分减刑。

于是监狱变着花招折磨法轮功

学员,为了达到“转化”目的,包夹人员对我们拳打脚踢,用皮带、棍棒、板凳乱打,深夜经常听到打人的响声和学员凄惨的喊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无法入睡。这里列举我耳闻目睹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案件四例:

◇米易沙坝小教师翁营雷,在二监区因不写“三书”,不“转化”,被吊鸭儿凫水,悬空吊了三天三夜。

◇昭觉县教师吴世海,不配合洗脑班的集合、点名和所谓的“学习”,包夹对他拳打脚踢。一次下雨,又将他打翻在地,倒拖他,拖累了又罚他坐小板凳,见他不动摇,就将他关禁闭室,吃饭、喝水被克扣,他炼功就被戴上脚镣手铐,直到被折磨得快死了,才被送去住院抢救。

◇李福全,不配合做监狱体操,监狱管教指使三个犯人将他打倒,暴打中被踢断了三根肋骨。

◇杨克林是简阳人,被恶警指使的犯人打伤了脸部,半年多后,脸都还是瘀青的,还不准他说出真相。◇

科学与真理

许多人不自觉地把现代科学等同于真理。实际上科学(Scienc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 Scientia, 原意是“学问”, 和真理根本不是一回事。

现代人所说的科学, 通常指西方实证科学, 它的哲学基础是把一个完整的世界划分为两个独立的范畴: 物质与精神。然而人的生命恰恰是精神与物质的一体。

这样一来, 精神活动游离于现代实证科学的视野之外, 道德更成了没有物质基础的纯粹说教。其后果之一, 就是人与自然的对立。

瓦特发明了蒸汽机, 引发工业革命、带来大规模利用化石燃料的能源新时代, 谁也没想到 200 年后的人类会因此陷入温室气体带来的窘境。

杀虫剂 DDT 的人工合成, 曾被认为是人类之福, 因为它能使作物免于虫害, 然而人们没料想到的是, 若干年后虫子产生了抗药性, 而人类的食物中却发现了 DDT, 更让人惊恐的是青少年体内、甚至母亲的乳汁中也发



图: 爱因斯坦

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吗啡毁灭的生命比它拯救的还要多。

爱因斯坦发现质能方程($E=MC^2$)的时候, 绝不会想到几十年后“核威胁”成为人类头上挥之不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爱因斯坦也认识到了, 现代科学将精神和物质分离而带来的局限。他说: “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 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 全取决于自己, 而不取决于工具。”在爱因斯坦看来, 科学对人类是福还是祸, 只能由人自己来解决, 在这一点上他想不出, 除了传统信仰之外, 还有什么能与之相媲美。爱因斯坦说: “先知们留下了能够医治人类社会一切弊病的教义。”◇

现了 DDT。

吗啡是临床上局部麻醉的良药, 它使更多的生命从手术台上被拯救。然而今天, 吗啡的吸食者以千万计算,

“为啥外国人可以安锅, 我就不能安?”

在中国北方一个大城市, 一个混住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小区发生了一件事: 此小区外国居民很多, 每户外国人家都安有卫星天线(俗称大锅), 有一户中国人也安了一个。这天, 小区来了几个广电的工作人员和穿着警服的人, 要强制拆除这户中国人的大锅, 说“国家有规定外国公民在中国境内可以安锅, 中国人不许安锅。”

男主人说: “卫星在天上不就是让人看的吗? 准外国人看, 不准中国人看, 什么道理?”穿制服的人见说不了, 就想动手拆, 男主人用身子一挡: “看谁敢动我的私人物品? 有规定拿来让我看, 拿不出来, 就是无理取闹, 我要告你们!”见主人这么强势, 穿制服的人灰溜溜地撤了。

围观者议论纷纷: “为啥外国人要安锅? 因为中国的节目不真实!” “哦, 他们骗不了外国人了, 就来骗中国人啊!” “中国人又不是傻瓜, 就得要了解了解真实情况!” ◇

“1400 例”是如何炮制出来的

江氏集团在 99 年 7 月 20 日开始对法轮功进行大规模的迫害时, 炮制出一个所谓的 1400 例, 指控说, 炼法轮功炼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仅举一例:

黑龙江省阿城市新华乡崔家屯李淑贤, 女, 三十岁, 九九年七月, 李淑贤因患胃溃疡住进了哈尔滨市第四医院。病重期间, 正是在九九年七月二十日, 江氏集团在全国迫害法轮功之时。当时李淑贤家庭生活非常贫困, 很难交上住院费。在这关键时刻, 医院院长出现了, 主动告诉家属: 你们就说李淑贤是“炼法轮功”的, 医院就免费治疗, 并在生活上还能给予照顾。为了这点利益达成了协议。于是, 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到医院采访, 用编好的台词教李淑贤丈夫说: “妻子李淑贤是练法轮功的, 把身体

练出了病, 因为她练‘辟谷’身体才这么瘦, 得了胃溃疡, 害得我们住院都住不起。”李淑贤的丈夫就反复练习记者写好的台词, 直到记者满意, 才进行录像采访。就这样, 一桩栽赃法轮功, 以谎言、欺骗为题材的假戏出台了。

哈尔滨市《新晚报》, 在九九年七月三十日前发表文章, 并配有照片(李淑贤的母亲抱着她), 题目为“练‘法轮功’练出个活骷髅”。文章中李淑贤说: “法轮功把我坑苦了, 是共产党挽救了我, 是电视台记者救了我。”

李淑贤没想到, 受到“免费治疗”之后, 病情反而不断加重, 全身抽搐, 最后被该医院强制出院。

新华乡政府及阿城市政府看到《新晚报》的文章后, 对此事进行调查, 将李淑贤的亲戚抓到新华乡派出所, 由派出所民警审讯, 问: “是不是你教李淑贤练的法轮功?”亲戚说: “我没教过她练法轮功。”并为此事签写证明。

照纸上念可免去你的医药费



结果证实: 李淑贤不是练法轮功的。不久, 李淑贤死亡。新华乡政府干部对她丈夫说: “你去告他们, 你为他们做了假证, 他们不守信用, 病没看好就给撵出院了, 我帮你们撑腰, 你要是告赢了能得好几万元钱呢。”当时她家属考虑, 当权者在打压法轮功, 我去告谁呀! 不告还抓呢!

可是, 此事被新闻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在哈尔滨电视台播出; 又在黑龙江电视台播出; 然后又在中央电视台“走进千万家”栏目播出, 列入诽谤法轮功的所谓 1400 例中。◇